

编者按:1882 年 10-11 月间,美国传教士香便文在丹麦传教士治基善陪同下,在海南岛进行了为期 45 天的徒步考察。他们一路调查当地民俗和人文风情,观察自然地理和动植物,收集植物标本,并一路治病救人,完成了这次非凡的考察旅行。

这一切都记在香便文于 1886 年在伦敦出版的《岭南纪行》中。构成该书的后半部分,日前由海南大学教授辛世彪译为中文,并以《海南纪行》为名出版。这是一本非凡的书,不仅有历史学、人类学和博物学价值,也有文学价值,为我们展示了一幅 19 世纪晚期海南岛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。此书以其纪实手法和真材实料,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影响很大,几乎成为西方人进入海南岛的“路书”。

本期海南周刊,我们特约辛世彪教授撰文,带领读者诸君一同走进香便文书中百余年前的海南。



琼山府城的城墙



乘轿子出行



二十世纪初的海口海关

美国康兴利医生的夫人
与海口宦官人家的妇女合影

香便文《海南纪行》:

19 世纪末海南真实社会生活画卷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辛世彪

西方人进入海南岛从传教士开始

西方人对海南岛的认识最早可能要推到 13 世纪的马可·波罗 (Marco Polo, 1254-1354)。冯承钧译《马可波罗行记》第 3 卷第 160 章“海南湾及诸川流”云:“从刺桐港发足向西,微偏西南行一千五百哩,经一名称海南(Cheinan)之海湾。”成书于 1375 年的《加泰罗尼亚地图集》(Atlas Catalanus)中有关东亚一带的地名,大多来自马可波罗的记述。“地图说明”中有一个地名叫 cay nam, 拉丁文说明是:“cay nam——裸体之岛,岛上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前后挂一片树叶。”19 世纪法国汉学家高第 (Henri Cordier, 1849-1925) 认为这里的 cay nam 就是 Hai-nam, 也就是海南。高第这个说法被法国旅行家马特罗列 (Claudius Madrolle, 1870-1949) 在《雷琼道谈》一书中加以发挥,在西方广为人知。德国民族学家史图博 (Hans Stübel, 1885-1961) 在他的名著《海南岛黎族志》中就引用了马特罗列的观点。但是,文献所记西方人进入海南岛,则从传教士开始。

从现有文献来看,最早进入海南岛传教的是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稣会士,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的明末。1560 年 11 月 21 日,葡萄牙人加戈神父 (Padre Baltasar Gago, 1520-1583) 从日本传教返回印度果阿 (Goa) 途中,被大风吹到海南三亚,呆了 5 个月,然后去了澳门。从此,海南岛开始进入耶稣会的视线。1632 年和 1635 年, 耶稣会士马多禄 (Pierre Marquez) 和麦脱司 (Beniut de Mathos) 从澳门先后进入海南岛,在琼州府城建立教会,到 1637 年天主教已经在府城、定安、仙沟和岭门建立了 4 间教会,信徒超过千人。麦脱司去世后,琼州府城的教会相继由葡萄牙、法国、意大利和德国的耶稣会士管理。耶稣会士被镇压后,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容许基督教传教。18 世纪末,澳门主教委派了一些中国牧师到海南岛。1849 年,法国天主教在今琼中的岭门建立了教会,并逐渐接管海南岛各地的天主教会。

十九世纪中叶以后,海口成为条约通商口岸 (treaty port), 西方外交官、军人和旅行家陆续进入海南岛, 考察这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传统,传教士也不断涌入。1880 年代以后,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开始进入海南岛,并日渐成为影响最大的西方教会。当时在今海口、府城、儋州、琼海、白沙、乐东、定安、琼中等地都有教会,除了琼中岭门为天主教会外,其它多为长老会所建。到 20 世纪初,长老会在海南形成海府、那大、嘉积三个传教中心,都附设有医院和各类学校。美国长老会入居海南岛,它的契机是 1882 年香便文 (Benjamin Couch Henry, 1850-1901) 和丹麦人传教士治基善 (Carl C. Jeremiassen, 1847-1901) 的海南岛之行。

香便文是美国北长老会 (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, North) 传教士,1873 年来广州传教,与哈珀 (Andrew P. Happer, 1818-1894) 一同创办了私立广州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 (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)。治基善于 1869 年来华,初任粤海军舰长,缉拿珠江一带的海盗和走私船,1881 年辞职进入海南岛做独立传道人。1882 年 4-5 月间治基善先行考察探索了黎区一些地方,同年 10 月陪同香便文进入黎区。治基善来海南之前,曾在长老会的广州博济医院接受嘉约翰医生 (Dr. J. G. Kerr, 1824-1901) 的医学训练,他和香便文理念相合,一起筹划了这次穿越海南岛之行。那一年香便文 32 岁,治基善 35 岁,正是身强力壮、富有激情之时。

1882 年 10-11 月间,香便文在治基善陪同下,在海南岛进行了为期 45 天的徒步考察。他们从海口出发,走西线经过琼山、澄迈、临高,从儋州南丰进入黎区,沿黎母山西侧向南翻越白石岭,到达今琼中县的红毛镇。他们原计划由北向南穿越海南岛,但因受汉族商人蒙骗,不得不掉头向北,出岭门、下乌坡、走船埠,一夜漂流至嘉积,然后返回海口。因当时条件所限,道阻且长,这次旅行历尽艰辛。有时一日内涉水三十次,有时早饭后跋涉一天,晚上十点才吃到第二顿饭,香便文本人也在最后那次漂流中受了严重的风寒。他们一路调查当地民俗和人文风情,观察自然地理和动植物,收集植物标本,并一路治病救人,完成了这次非凡的考察旅行。这一切都记在香便文于 1886 年在伦敦出版的《岭南纪行》(Ling-Nam or Interior Views of Southern China, Including Explorations in the Hitherto Untraversed Island of Hainan, London, 1886.) 中,构成该书的后半部分 (即 11-17 章,中译本名为《海南纪行》,辛世彪译,以下引文皆据此)。这是一本非凡的书,不仅有历史学、人类学和博物学价值,也有文学价值。此书以其纪实手法和真材实料,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影响很大,几乎成为西方人进入海南岛的“路书”。让我们一同走进香便文书中的海南。

晚清汉区: 海口自然生态非常好,人文古迹丰富

香便文所行是从汉区到黎区再到汉区,经历大小市镇,见过各色

人等,对当时海南岛的社会、经济、历史、人文有直观的认识。他们走过的汉区几座较大的城市为海口、琼州府城、澄迈老城、临高临城、嘉积和塔洋 (会同县城)。除了海口和嘉积是当时最著名的两个经济中心,其它几处都是各地政治、文化中心。

海口作为通商口岸是在 1858 年的中英《天津条约》中确定下来的,到 1882 年时,海口的规模依然很小,只有一条主要街道,没有好的可聚集的市中心, 但它是琼州府城乃至岛北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,城内还住着 10 到 12 个欧洲商人。海口的自然生态非常好,鹈鸟和短颈野鸭沿着海滩到处都是;鹿、山鹧和原鸡,向内陆走几英里就能见到。人文古迹丰富且保存完好,各样的古碑吸引着古文物研究者,大英山上完整地保留着罗马天主教徒墓群,有数以百计的坟头墓碑。

嘉积镇是仅次于海口的商业中心,丁字形街道汇集了主要的商铺,还有许多小街从这两条主街上扩展出去,遇上赶集的日子,流动商贩们就在这里摆摊设点。集市上人山人海,数以千计的人挤满了各个角落,从草木鸟兽到外国生产的各种小玩意儿,你能想到的各样物品,这里都有卖。

从海口通往嘉积的主路上,络绎不绝的苦力挑着从水路运往旧州然后到嘉积的货物,诸如布匹、火柴、油灯、煤油之类。因此,香便文一行途经的好些镇子,“似乎客栈比住户还要多,他们生意红火,是因这源源不断的运输队伍。”

岭门和南丰是进入黎区的门户和黎货集散地。南丰规模不大,只有一条街,每天的交易量装不满一辆牛车。岭门的规模则大得多,附近有驻军,集市是一条长街,两旁有一些不错的店铺,街中间是木制的遮阳篷,到了开市的日子,小商贩们就在下面支起货摊,供应各式小商品。在集市上交易的有草药、香木、藤、鹿角、鹿筋、干香菇,还有大量肥田用的骨头。

无论是岭门还是嘉积,生意都掌控在说粤语的广东人手里。海南其它地方的生意人也会说粤语,从森山 (今福山) 的临高人老板娘,到乌坡的老板娘,都是如此。不过,尽管有不少人说粤语,海南岛的“通用语言” (lingua franca) 却不是粤语,而是海南话 (海南闽语),这一点在其他传教士的记述中也得到证实。

香便文一行走过的汉区的城市还有龙山 (荣山)、多峰 (大丰)、森山 (福山)、船肚 (皇桐)、三盈、那北 (博厚)、美珠 (波莲)、马停 (美台)、加来、和舍、那大、南丰、岭门、乌坡、居丁、旧州,现今有的已经衰落,有的地位上升,有的仍是当地重要市镇。

在汉区, 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吸食鸦片。鸦片是海口主要的进口贸易,靠欧洲商号、中国商号和走私方式进口。除了贫穷的黎区以外,海南岛几乎鸦片泛滥,它的毒害既深且广,触目惊心,“所有官员都抽鸦片,在有些地方,几乎所有男人都对鸦片烟枪上瘾”。

旧时中国人抽鸦片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,竟至成为时尚,海南亦然。1936 年王兴瑞、岑家梧《琼崖岛民俗志》中所写旧时海南吸食鸦片之盛,比香便文描述的更为严重。

黎区与黎族人: 感受黎族人的热情好客与诚实

1882 年香便文海南岛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黎区。

香便文的黎区之行是从南丰入,从岭门出。这条路线也为后来很多考察者所遵从。香便文经过的村镇依次是:南丰、志文、什满汀、番仑、福马、甲口、黎班、黎班老村、做歌、立志、加来、肯东、水英、打寒、牙寒、合老、木西、瓦板、水乖、岭门。这些地名有的消失,有的无考,有的犹存但变化很大。

他们到达南丰的第一天,就看到赶集的黎族人。男人的头发在头顶绾成一个髻,有人脑后还有一个髻,他们背着细长的小背篓,里面装有木刀、打火石、引火绒等必须物品。女人们的脸颊、前额、下巴、手臂和腿上,全都纹有蓝色条纹,前胸和后背也有一部分。她们穿短衫,下身穿紧身筒裙,长不及膝盖,耳朵上穿着鹿骨。

到了什满汀,他们第一次住进黎族人家宽敞的船型屋里,受到热情接待。房间里一大堆的烘烤干了他们湿冷的衣服。主人又点着火把上后山,砍来结实的竹竿,撑开他们携带的帆布床。为了给他们一行十四人春米做早饭,主人家的木杵声响了一夜。他们的到来也引起当地巨大的轰动。

番仑的黎族人殷勤待客,礼数周全。晚饭时,黎族人全家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,让他觉得“这些黎族人似乎比他们的汉人邻居更能理解家庭生活的真谛”。晚上黎族人围绕火塘交谈, (下转 B6 版)



南渡江上的帆船